

## 音乐笔记

光明与希望的音符  
永不终止  
——我的新年音乐会

陈峰



二〇二一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

## (一)

几天前，我去位于市中医院旁恒茂商业广场的宁波留声岁月黑胶俱乐部做客——那里是乐迷的打卡地之一。推开俱乐部大门，负责人苏斌邀请我试听了《202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DVD版——果然是跟电视直播完全不一样的效果，除了还原音乐会现场外，这里的音效更容易让人沉浸在音乐世界里。直播音乐会的帷幕刚降下，索尼公司就推出了CD、黑胶LP版本与DVD，太神速了。苏斌这次抢先拿到的是DVD版本，既可以听又可以看。

2021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全称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用“绕梁三日，余音不绝”来形容绝不会过。这场音乐会，现场没有一名观众，是一场史无前例而意义非凡的新年音乐会。

对全球来说，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整个世界都在与疫情作战。因为疫情还在持续，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室内外演出被取消，因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如期举行，便有了音乐以外的意义。音乐能抚平心灵的创伤，给人类给世界以慰藉以希望。

## (二)

自1941年举办首届音乐会以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直未曾中断。这次由里卡多·穆蒂执棒，更是寓意深远。穆蒂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自1987年采用年度指挥轮换制之后，执棒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大的指挥家，从1993年首度执棒到2021年第六次执棒，其间整整跨越了28年。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春的使者，每年元旦，我都会通过电视、电脑，如期观看这场音乐盛典。时间一到，音乐厅的大门次第打开，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出现在眼前，华丽的吊灯，精美的梁柱，美丽的鲜花，新年的气氛呼之欲出。今年，也不例外。

第一支《法蒂尼察进行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同名轻歌剧作品。乐曲矫健优雅，轻盈跳动，展现出军队昂首迈进的勃勃英姿。进行曲最初是为军队的战斗生活所创，用以鼓舞军队的士气，后来被人们用来表达集体的力量和共同的决心。

音乐语言特别富有感染力，我想穆蒂选取此曲作为开场曲的用意，就在于此吧。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音乐将治愈伤痛，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振作起来吧！

开场曲的最后一个音符飘落，穆蒂划上了休止符，顺势转过身，迎接他的原本该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而此刻，现场没有一名观众，台下是一座“空城”。只见穆蒂愣了一秒后，向看不见的观众轻轻致意，立即转身投入下一支圆舞曲。

## (三)

《蓝色多瑙河》是音乐会上的

保留曲目，它的序奏是一段弦震音，由慢变快，由弱渐强，是全书最具魅力的地方，观众仿佛能听到多瑙河潺潺的流水声。1989年，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当这段弦震音响起时，乐队的演奏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打断，克莱伯别出心裁地转过身对观众说：“让我们迎来一个美好、欢乐与和平的新的一年。”从此，每年在演奏《蓝色多瑙河》时，掌声打断弦震音后，指挥家必定转过身带领全体乐师送出新年祝福，惯例延续至今。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200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乐团用各种语言献上新年祝辞后，用中文道了一声“新年好”。

这一次虽然没有观众，穆蒂还是面对台下致辞。他说，“虽然今天的金色大厅空荡荡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传达的是一种充满信心的信号。我们即将演奏的《蓝色多瑙河》里面充满了欢乐，但同时也充满了悲伤。这首曲子将会给大家带来新一年的美好祝福，希望我们能度过美好的一年。”

穆蒂的致辞很长，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上一次是在2005年，致辞的是洛林·马泽尔，为了悼念



指挥家里卡多·穆蒂

在印尼海啸中遇难的人们。穆蒂致辞后，转身投入到《蓝色多瑙河》的指挥中。节奏与往年不一样了，急切更急，缓处更缓，如同这波涛汹涌的一年，悲伤处更见悲伤。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设计者别出心裁地利用云技术，把全世界7000名乐迷的掌声送进了金色大厅。虽然没有现场观众，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洗耳恭听，向80岁的穆蒂致敬，向81岁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致敬，也向走过2020年的所有人致敬。

## (四)

我第一次听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在1990年，指挥祖宾·梅塔，第一位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的亚洲指挥家。时光过去了30年，当年的细节仍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我在单位值班，怕太冷清，打开了电视机。那是一台电视屏幕外凸的老式彩电，经常会飘“雪花”。突然，画面出现了富丽堂皇的大厅，到处摆满鲜花——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家梅塔儒雅中带着一股干练，动作浪漫而流畅。交响乐团中的每个艺术家专注于自己的乐器（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乐

器），沉浸在音乐中。我并不懂古典乐，但在旋律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鸟鸣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我初入职场，新鲜劲过后枯燥无聊的情绪无处安放。《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像一股清流向四肢百骸荡漾开去，怎一个妥帖了得。当最后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听众的掌声配合着小军鼓，掌声变成了乐器，我的脚不由自主地点地，合着旋律，脚也成了我的乐器，心“嘭嘭嘭”跳着，仿佛也要跳出来，去跟随节拍。

之后，年年跟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约会，指挥走马灯似地换，克劳迪奥·阿巴多、卡洛斯·克莱伯、洛林·马泽尔、小泽征尔……2008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奥地利广播公司首次在音乐会电视直播信号中加入中国钢琴家郎朗向全世界的乐迷致以新年问候的画面。此外，乐团还特别挑选了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中国人加洛普》，作为献给中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礼物。

## (五)

据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票难求，总共1744张坐票加300张左右的站票，除去各国政要、外交使节、社会名流，剩票的中签率仅十分之一，几年前就需要预订。

2000年底，宁波逸夫剧院引进了法国的一个乐团举行新年音乐会。在现场听音乐肯定跟电视上不一样，我决定带上儿子一起去感受。四五岁的孩子不能坐得住，对他是一个挑战。那时奉化到宁波的交通只有中巴车，回来只能打出租车，要么就留宿宁波。当《春之声圆舞曲》响起的时候，儿子出奇地安静，当加演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奏响时，指挥家很绅士地用手势告诉观众，可以鼓掌了，我的手跟儿子的手掌合在一起，“啪啪啪，啪啪啪”，第一次在剧院里跟着旋律鼓掌，像小河流入大江，那感觉太爽了。明知音乐会结束了，观众仍留在原地等待乐团返场，希望就这样一直鼓下去。

时间切换到2019年底，我在奉化家门口聆听了宁波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李京展执棒。压轴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仿佛看到士兵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取得胜利，欢快的音符如潮水般地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从维也纳爱乐乐团到宁波交响乐团，从转播到直播，从电视到电脑到现场，我们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

很欣喜，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已经公布，是郎朗的老师——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他将第三次登台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或许，疫情短暂阻止了我们的脚步，但传达光明、乐观与希望的乐声永不终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即是美好祝愿的最佳载体。

## 鉴赏与收藏

## 木作之趣

应敏明

我不知道上辈子是不是一个木匠，很多时候，当我看见一件好家具，总会遐想：它原来是一棵什么树，长在什么样的山里，它如何被人伐倒、锯板、风干、设计，才成为这样一件家具。

旧时，江南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好木匠，一些木匠儿时上过私塾，有的还是落第秀才，有文化懂尺寸会计算，相当于半个“知识分子”。木匠有大木和细木之分。大木是建造木结构房子的，细木是做家具的。木匠使用的工具很多，刨子、锯子、凿子、斧头、墨斗、钻子、定规、角尺、五花八门。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是从木匠的工具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家具的演变。

我常常喜欢用有趣来形容自己喜爱的东西，家具也是如此。家具的有趣，首先是因为做家具的人有趣。比如鲁班，他看见春天有人在郊野放纸鸢，就琢磨发明出木头做的鸢子，让它在天上飞三天。明代《鲁班经》记载，鲁班根据实践经验，给一些家具和器物规定了尺寸，有“凳不离三、门不离五、床不离七、棺不离八、桌不离九”之说，其中数字是指相关器物尺寸的尾数，如凳长二尺三，门高六尺五，床长六尺七，棺长八尺，桌长二尺九。

这些尺寸一方面基于人体使用的合理性，同时也融合了民俗的元素，讨个口彩，图个吉利。一般认为，“三”取自“桃园三结义”的典故，象征义气和友谊；“五”寓意五福临门、“五子登科、五谷丰登；“七”“妻”谐音，意指夫妻和睦；“八”“发”“棺”“官”谐音，寓意见棺发财、升官；“九”为至尊、至极。至今，木匠的许多规矩和营造法都是鲁班定的。

除了鲁班，还有个特别的皇

帝。中国历史上曾出过近500位皇帝，到晚明，居然出了一位木匠皇帝。这位皇帝叫朱由校，做皇帝不称职，做木匠却是做绝了。家具做出来后，为了能在市场上检验自己的手艺，他叫小太监把他的作品拿到市场上去卖，结果，件件都被识货的人重金买走。他还亲自主持过宫殿的建造和修复，据说连折叠床都是他发明的。

大画家齐白石也是木匠出



两用儿童椅（应敏明供图）

身。他到北京当上“职业画家”后，仍惦记着做木匠，他画画用的那条大画案就是自己亲自打制的。齐白石为人吝啬，为了不让家人找到钱，他就在画案里做了一个用于藏钱的机关，家人明明知道他的润笔就藏在画案里，但就是找不到，为此齐白石还暗暗得意了一番。

说过大木匠，再说说地方上的小木匠。据说缙城金家岙光绪年间曾出了个著名的木匠，叫姜文钊，人称白墨秀才，他家木匠世代传承。姜文钊从小耳濡目染，无师自通。七八岁时，一次爷爷问他，造普通三间屋要多少料，他竟然毫不迟疑地答出：12根椽子，15根桁条，360根椽头，惊得爷爷差点噎住气。长大后，姜文钊由于技艺出色，乡人尊其为白墨秀才（白墨就是读书少的意思）。他做了两场出名的

生活，一是建造南乡的戏台。戏台难度最高的是梁井，他按照数学的原理，地上放样，做了几百个复杂配件，都是榫卯结构，组装到戏台上，竟然分毫不差，此为一绝。二是城里建孔庙，姜文钊和老乡木匠高人竞争，老乡人说孔庙如此规模，没有三年建不成，而姜文钊在县官前拍下胸脯“一年半建成”，果然，半年备料和加工串柱并架，半年结构配套，半年雕梁画栋，彩绘图文。如约建成，又为一绝。姜文钊受到官府红缨官顶赏赐。

木作之趣，除了“趣”字，还有个“巧”字，无“巧”不成趣。我早年曾从宁波老物件集散地“西站”收藏到一张清代用作红木“七巧桌”，它由七个不同形状的构件组成，可以拼出几十种桌子造型。其实这种家具的原理类似华容道、九连环、七巧板等益智玩具。前几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西站”寻宝，在一家堂子里发现一把民国时期的小孩椅子，这椅子装着四个铁轮子，造型奇特，品相也好。看朋友真有意思，主人饶有兴趣地给我们演示起来：这椅子可以两用，除了坐人，还是一辆小孩推车。朋友觉得新奇、有趣，当即买下。

其实，在我的收藏经历中，经常会碰到木作之巧。比如，一个老盒子盖子打不开，你得琢磨好长时间才能找到窍门。又如，一件家具的榫头连接处，你用蛮力根本拆不开，一旦发现它还有暗榫，就可轻松拆卸了。

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受，生活才觉得有意思。中国的木匠用自己的才智很好地践行了这句话。

## 《西园记》：都是多情惹的“祸”

曲水



“堪笑西园桃李花，强将脂粉媚春光。疏香独对枝梢月，深院残灯瘦影斜。”这是明代才子叶小鸾的一首诗。每每读到它，总会令我想起一出越剧名剧：《西园记》。因为这首诗中的意境和戏中女主角王玉真在“闺誓”一折中独自踌躇的意态颇为相契。

《西园记》原是昆曲经典。上世纪80年代，徐玉兰、王文娟等戏曲大家将之移植为越剧，甫一上演，便广受好评。如今该剧早已成为上海越剧院的保留剧目。日前，越剧名家钱惠丽、王志萍、黄慧等在宁波逸夫剧院联袂献演这出爱情喜剧，令甬城戏迷再次领略了徐、王两大流派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西园记》的故事情节，对于资深越剧迷来说，该是耳熟能详的：明朝嘉靖年间，襄阳才子张继华偶游西园。在红楼之下休息时，一枝梅花落于头顶，他惊讶回头，见一小姐正在折花。张继华开始自作多情，一会儿觉得“梅者，媒也”，一会儿认为花朵连枝，定含深情。总之他脑洞大开，误以为西园主人赵礼之女儿赵玉英对自己有意，赠梅传情。张继华随后自荐西席，入得西园，以期再见佳人，喜结秦晋。但实际上，红楼上的那位小姐名叫王玉真，在赵玉英过世后，才成为赵礼的义女。张继华不辨详情，将一生一死两位小姐彻底搞混，这才引出了后面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该剧非常考验主演的唱功与

演技。鉴于徐、王两位艺术家精湛的艺术造诣，《西园记》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最受戏迷追捧的是王文娟老师的“自从与张君见一面”。此段唱腔集中体现了“王派”旋律中的诸多特色，不仅句式整饬，曲调委婉，而且起承转合，错落有致，极其贴合女主角人公当时回肠九转的内心情感。尤其最后“纵然磨尽西湖水，也难诉我无限相思情”的“王派”拖腔，唯有唱到最高妙处，方能产生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效果。而戏中张继华这个角色，相当难演。他满腹



《西园记》剧照

经纶，文质彬彬，同时又很自恋，遇事喜欢想当然，还总是“疑心生暗鬼”。胡适先生说，“对事要在不疑处存疑，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张继华呢，正相反：该怀疑的地方深信不疑，不该怀疑的地方疑神疑鬼。所以演员在演这个人时，略错分寸，容易让观众心生厌弃。可要是演好了，也能刻画出恋爱中人的执着情怀。

此次在《西园记》中饰演女主角人公王玉真的，乃是在二十岁时就有“小王文娟”之美誉的王志萍女士，她在扮相、嗓音、唱腔等各方面酷似其师，表演风格上也继承了王文娟老师温厚内敛、雅致柔美的特色。徐派名角钱惠丽饰演《西园记》后半场中的张继华（前半场由陆派小生黄慧反串徐派演出），但戏份依然挺重。钱惠丽老师牢牢把握了该剧的一个关

键词：“误会”。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戏言：“当你的情人已改名为玛丽，你怎能再送她一首菩萨蛮？”而张继华不仅一门心思爱上了一个不叫“玛丽”的人，还认定了此人就是“玛丽”。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不能以上帝视角去苛责这个古代书生的迷信。但张继华确实习惯于将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默认为鬼神。譬如在“路遇”一场中，本来两人相见，是个搞清楚彼此身份的绝佳机会，然而书生倾吐爱慕，滔滔不绝，小姐情动于衷，含羞而去。之后，张继华听闻赵家小姐去世，一面嚎啕痛哭，一面坚信自己两次遇见的都是小姐芳魂。情人间的误会，就这样愈演愈烈。以致到了最后一场“洞房”，戏剧冲突达到顶点，从而“笑”果频出。

《西园记》并没有什么宏大的题旨和深邃的意蕴，于是有观众认为此戏“意思寥寥”，无非是阴差阳错，热闹一番，最后来个曲终奏雅的套路罢了。这种观点不能说是全无理由，但未免过于苛责。笔者本人是很推崇这戏的：里面上至园主，下到园仆，没有一个人物是邪恶、阴暗的，所有的角色既纯粹又率性。整个剧情更是洋溢着古代青年男女蓬勃而真挚的情感。譬如王玉真，端庄美丽，热情温婉，为了追求幸福，敢于违抗封建礼教，效仿“文君夜奔奔相如”；而张继华呢，固然迂腐、迷糊，喜欢自说自话，可他本性淳朴，为人忠厚，是个至诚至性的多情儿！《西园记》用喜剧的样式讲述了一个“情”的故事，告诉我们：天下好事俱多磨，多情总比无情好！